●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第一百零六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廣告刊例 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大洋三角 封面加倍 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 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大洋二角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敬謝浦東大竹園 喉科專家莊振甫

振甫先生醫學淵博熱心社會已見各報廣告新聞兩欄內想閱報諸君早已洞鑒無容本校贅述而本校又蒙先生擔任校醫外贈給優待券二百張此券囑本校分派（函索此券者請寄本校郵票一分即奉而取不在此例）以濟急者足見先生熱心教育致力社會不遺餘力本校同人無以爲報特編登各報以揚仁風並表謝忱

滬西英界同孚路中求是兩等小學男女兩校全體職教員暨學生同謹啓

大喜香烟

十枝大喜 價廉物美

諸君不信 請即嘗試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和平甘露

伯閎題 五洲大藥房英鑒

鄙人體質素不甚健近年因事勞碌殊覺力弱難支乃購人造自來血時時服之神效異常身體日見強健且藥性和平無有流弊銘感之餘謹題四字聊伸謝悃右致

五洲大藥房主人惠覽

王伯閎鞠躬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五洲藥房錄登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嗣艱難終身不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illegible]無論穿破流膿皮起栗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 外埠函購可從郵局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租界五馬路西首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萬應消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山禪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膿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

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首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治癆聖藥 對口菌

癆病怕寒怕暑怕四時八節經年累月困苦床第甚至精神淘汰血肉乾枯以期骨瘦如柴形容變相俗謂百日癆千日癆是也醫藥調理耗費金錢仍屬難起沉疴人所明知斯則佈告私衷幸垂鑒焉出售眞正對口菌專治各種癆病吐血遺精白濁白帶服二三分立刻見功並稱斷絕根株誠蓋世之能品定價每分洋十元如假天殞警告病家勿嫌價貴而自誤性命祈三思之

上海法界八仙橋新首安里一號時雨藥房啓

國貨 保險牌 擦面牙粉

物質優良裝璜精美誠爲牙粉中之霸王各處洋廣雜貨店均有出售請嘗試之

上海萬山路十七號中華實業公司出品

各界需製 照相 銅版 鋅版

請向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照相銅版部其成蹟請閱每期晶報登出之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片

招登廣告

招登廣告

名醫唐拾義 久咳丸

每瓶洋一元 半打洋五元

總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石路口 父子大藥房

崔氏瓣香廬 驥製半夏

本廬發行驥製半夏已歷二十餘年製煉精良功效神速早爲服者所公認無論新起久患種種痰飲咳嗽包可除根永不再發惟人心不古假冒者到處兜售除察出懲辦外另於盒中附贈辨眞券一紙可換價值一角之贈品 惠顧者希仔細認明無受其欺 大盒二元四角 小盒一元二角

上海盆湯弄寧波路口 崔氏瓣香廬藥房啓

內服 海州精 清血解毒

花柳症及外症第一妙藥

每瓶一元六角 每打洋十六元 各外埠本分號均有發售

失足花柳之塢既受其毒往往不肯告人而求治於江湖醫士一經包醫往往徒費金錢受毒更甚故遇諸般花柳毒症[illegible]

總發行上海中英大藥房

真正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招登廣告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調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燈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己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瘡藥

天泡瘡黃水瘡乾瘡濕瘡[illegible]此藥擦之止癢定痛內服外[illegible]三日可愈不再復發[illegible]

興業社謹啓

光學精深

岑春煊題贈 精益公司鑒

總公司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傾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致各病如腰背痛臀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夙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教育之花

小月旦 (丹翁)

□大學開女禁的問題

胡先生適之。在『少年中國』的雜誌上。發表一篇『大開女禁的問題』胡先生的學問。是學界的泰山。他的言論。眞有研究的價値。所以此論一出。上海的朋友。知道我與胡先生有點交情。就想把我折服。算是胡先生輸了。那知我對於胡先生的話。眞是五體投地。所以賣力氣。天天和一班無知識的人辯駁。但恐怕胡先生仍不以我爲然。那中國的女子。就更不以我爲然了。

無知識的人說。大學教授。延聘有學問的。這是狠應該的事。但是胡先生說。大學當延聘有學問的『女』教授。這就莫名其妙了。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從未有請教授請到女人的。古時候。周公是先聖。孔子是先師。周婆之禮。不過當作個笑話說說。孔夫子家的开官太太。大約也是出於詩禮之家。學問定然也是好的。孔夫子見衞靈公的夫人南子。論語上載得明白。等到翻開史記上的孔子世家。幷仲尼弟子列傳。以及孔叢子家語那些書。那三千個弟子。七十二個賢人。何以從沒有去拜見過師母的事呢。師母的面。尙未曾見過。开官太太。又從那裏會教他們的書呢。未有學堂之前。鄉下教蒙館的。先生或是出門。那師娘就出來。坐在先生的位上。依舊做他的生活。但看管着這班小孩兒。不許胡鬧罷了。中國舊時的蒙學堂。學生年齡狠小。就把師娘當個保姆用。原無不可。照今日眼光看來。也就不能不算是怪現象。現在學堂與了多少年。男子游學東洋西洋。回來的狠多。聽說還有頂好的學問。謀不到教授一席的。尙不在少數呢。我不敢說女人的學問。一定不如男子。我又怎樣相信女子的學問。一定高過男子。何以大學的教授。放着許多留學生出洋男子不去延聘。倒要延聘幾女人。若是別人發這個議論。我就要以別的小人之腹度他了。偏偏發這個議論的是胡先生。他的品行學問。是數一數二的。那裏還有什麼別的話呢。只恐怕是太好奇罷。況且他說。『只要是個女人。就是外國的也好』。局外人看來。可嘆中國大學教授的人才。直到如今。尙不足額。還有搜羅幾個外國女人來補補數兒。豈不怕外國辦學堂的男子笑話嗎。大學堂裏的學生。旣喜歡外國女人做教授。不如叫他的令尊。娶個外國女人來家。做他的母親。講究胎教。就在外國女人肚裏受起來。豈不是更從根本上解决了嗎。胡先生的意思。我們眞猜詳不來。

我說。無知識的人。斷不能知道胡先生的意思。胡先生要聘女人做大學教授的意思。就是要收女人做大學旁聽生的意思。明白了那個。自然明白這個。在下不過冒充着明白那個罷了。他們那配明白這個呢。我最不愛聽中國古時話。但是我不說點古話。給他們無知識人聽。他倒說我的學問。全是洋貨。沒有一點國貨了。秦始皇焚書以後。詩經就時們問女子獻出來的。書經就是伏勝的女兒傳出來的。這兩個女人。於中國經學上。功勞眞不小。究竟河間女子。不過是個保守書籍的身分。伏家的那個姑娘。又只傳了鼂錯一個人。也不彀一個大學教授的身分。到前秦符堅時代。有個太常韋逞的母親宋氏。家傳的周官音義。給他八十歲過了。博士盧壺薦舉他。說除了他。沒有人能將周官傳給後來的人。符堅聽了此話。果然就在宋氏的家裏。立了個講堂。受業的生員。有一百二十名的額數。也不爲少了。後來稱宋氏。叫做宣文君。還賜他十個侍婢。可見女人當教授。中國古來已經有過。那能說是破天荒呢。至於教授美術。教授唱歌。更是女人的特長。上海西人工部局。立的華童學堂。耶穌教人。立的聖約翰大學堂。全有外國女人做教授。不過中國國家所立的大學。還未延聘過他們。胡先生並不算格外要出風頭。男女現在既是平等。就沒有教女人的學問。讓步男人的方法。便照無知識的人說。女人的學問當眞不能突過了男子。但是到了講台上。姿勢那種的閑雅。聲音那種的清亮。就是美少年男教授。也要對着自慚形穢了。何況直接聽講的大學生。自然句句刻到腦筋裏去。大學生的文學是狠好的。恐怕到自修室內。還要做幾句無題詩。或是弄一首新豔詩。但是只要合了古人『發乎情止乎禮』的那句話。也就於風化無損了。講到學問。他『心悅』才能誠服。那學問自然事半功倍。辦慈善的事。用女人來辦。集款容易。是勸善的好法子。辦教育的事。用女人來辦。教授容易。也是勸學的好法子。胡先生的意思。或者不專爲這些。人要把男女分得太清。中外分得太清。斷不是個有學問的。就請幾個外國女教授。又何必大驚小怪呢。(未完)

□米與錢之比較

(李涵秋)

米是人人要吃的。錢是人人要用的。然而錢可以一日不用。米不可以一天不吃。比較起來。還是米重些。沒米可以拿錢去買。沒錢也可以拿米去換。比較起來。又似乎米與錢都是一般重的。但是有錢的可以買米。沒錢的拿甚麼去買米呢。比較起來。又似乎錢重些。我爲甚說這樣話呢。我因爲社會上又鬧起米的問題來了。一般奸商。他拿着少數的錢。把各處的米都囤積起來。悄悄的運送出口。就可以博取得幾倍厚利。若是再拿這米接濟我們不顧接濟的人。那更喪心病狂。可殺可剮了。因爲受這影響。各處米價。騰騰的飛漲不止。但是一層南已近隆冬。一般貧苦小民。他們有幾多錢。來買這幾倍貴的米吃哩。於是外間謠言。便鬧着要搶米舖子的消息。然則地方上的官長。他難道沒有耳目。便不曉得雷厲風行的禁止出口。便不曉得三令五申的劃一米價嗎。哈哈。我說到這裏。就有人笑我不達時務。我問他爲甚呢。他轉文縐縐的學那秀才說話告訴我道。奸商。官長。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奸商運米。官長得錢。各得其所。各獲其利者也。左右不過多是我們小百姓倒運罷咧。然則照這樣講來。那奸商同官長的用心都覺得米不是重。錢是足重的了。哎唷唷。奸商呀。官長呀。你們都錯了。米給你吃飽了。你還可以活着。若是沒有米。活活將你們餓煞。看你們瞞心昧已弄的那錢。可能帶到棺材裏去不成。你們須在五更頭想一想。想起我還幾句話。就知道還是米重呢。還是錢重呢。

□遊通小記

筆賸

梅蘭芳在通演劇。該場主事者。遍登滬報。招人往觀。其價之鉅。遠過梅在滬上。而行路之難。直如蜀道。從滬乘舟。雖一夜可達。而到大生港碼頭後。赴劇場尙有十六七里。馬路未修成。顛簸特甚。不審滬上人士。當此嚴寒。可有從苦中尋樂者否耶。

不佞自通返滬。乘大和輪船。船中滿載棉包。行至中途。忽有數包燃灼。一時烟氣瀰漫。幸早爲人見。灌救疾速。未成火災。否則全船生命不堪設想。不佞不葬火窟。亦魚腹矣。

通州號稱開化之區。而報獨不發達。報亦無佳者。南通報乃張嗇公長子孝若主持。間日出一張。專佈揚張氏二老之文章事業。其他了無可採。公園日報乃吳我尊宋癡萍二人編輯。日出一張。大字小幅。猶不滿兩版。惟小許新舊體詩。及吳宋二人之筆記而已。間偶抄錄曾見他報之小說。其窮枯爲全球各報所無。

。吾國內地。多有小報。亦無能與此公園日報抗衡者。眞空前絕後之報也。

更俗劇塲。號稱更俗。而後台之傾扎尤甚。若某某者。外假文明。其戲子之習氣。徒過於舊伶。嗚呼。斯所謂更俗者。

小梅此次預布各劇。當推奇雙會爲最。蓋有素雲之小生爲配耳。惜李六已亡。無可配李奇者。亦誠色不少。

梅演劇以媚爲獨長。其得名亦在字。予倩能效其媚。且益甚之。媚字從女從眉。無怪京兆公顚倒之甚也。鄙意梅歐閣可改爲畫眉閣。旣切媚字。又關合主人。不更趣耶。

□津門菊影

新魚雁 (廢五)

▲天津特約通信

▲榮慶社崑弋。現與上天仙園主張某。商訂合同。俟韓世昌在籍完姻後。全體社員。准於明正。由保來津。在該園演唱。

▲近數日。天津之堂會戲。非常熱鬧。如浙江吳蔭庭壽辰。在浙江會館演劇稱觴。並約到北京名伶甚夥。中有侯俊山(卽老十三旦)之八大錘。陳德霖王琴儂貫大元之探母回令。王琴儂之孝義節。貫大元諸茹香之烏龍院。又周學熙之封翁玉帥壽辰。在安徽會館演劇。有侯俊山之英杰烈。陳德霖王琴儂王鳳卿諸茹香之探母。張文斌之變羊記。李連仲貫大元之定軍山。王琴儂之孝義節。翌日周宅家宴。在宅演劇。仍有王琴儂貫大元之迴龍閣。侯俊山之新安驛。王鳳卿之昭關。陳德霖之宇宙峯。張文斌之送親演禮。

▲小達子因昇平拖欠包銀甚鉅。無力償還。遂宣告脫離關係。現與丹桂礎商。欲日取現份二十元。加入該園演唱。

▲孫菊仙准於舊歷月底來津。在李宅堂會演唱。

瓌瓏

倚虹

三日一人

▲中外新報主筆畢幾庵氏

小說 愛克司光

(八十一)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六回 緣外緣醜婦害相思 錯中錯少爺窺浴

不是伏在奴家肩頭上。便緊貼貼的要睡入人懷裏來。是我放下臉色。向他吆喝道。奴家是淸白婦女。一馬配一鞍。從不曾做過這些偸雞摸狗。不尷不尬的歹事。我如若高聲叫喊起來。一定要叫你大少爺手難下。我說完這話。准擬他要放聲重些的了。那裏知道這張大少。眞是多情得狠。依舊嬲皮涎臉。扭股糖似的。向你身上廝纏。……說到此。又將鼻子湊了湊。擠擠眼睛笑道。論張大少那份家私。奴家便將身子託付給他。你那個哥哥。管許笑得攏不起嘴。好撈摸他點錢子使用使用。只是奴家不下這口氣。況且是你妹妹知道的。奴家同一班男漢子。都是淸水下雜麪。從來不曾被人欺負過。白被那張大少玷辱了。也不值得。張大少這時候也猜道奴家的用意。立刻從袖子裏掏出白花花的……爛柿子說得高興。不防着話說大意了。忙改口說道。任他張大少將白花花洋錢。放在奴家面前。奴家也沒有正眼兒去覷他呀。小玉子正沒好氣。此刻聽見他嫂子這樣醜態百出。說出來的話。東一句。西一句。又要勾搭人。又要撇淸。忍住不噗哧笑了一聲。冷冷的說道。旣然嫂子不願意他。不會立時攆逐他出門。爛柿子又長長嘆了口氣。說道。妹妹年紀輕。還不省人事。像人家這樣來俯就你。你白辜負了他這心。怕天老爺也不容你。奴家一生行事。都沒有批評。惟有這副心腸。試軟了些。所以但凡有人瞧見奴家標緻。都放不過奴家。……小玉子這時候已是聽不下去。連忙將個頭俯至胸口。說道。我頭痛得狠。嫂子請自己方便。爛柿子故意裝着失驚模樣。說道。日下時氣不好。怕妹妹受了點風寒了。……說着又伸手向他額角上摸一摸。又道。還不很熱。歇一會子就好了。小玉子也不睬他。他覺得沒趣。方才嘻嘻的笑得出房。……時光飛快。眨眨眼已到三伏天氣。爛柿子是朝思暮想。眼巴巴的望那張大少再來。他不知道那個張大少也着阿牛替他出力。阿牛也有幾次跑至侯樸家裏。去打探消息。轉被那爛柿子纏個不休。他暗自好笑。又不好告訴張大少是纏你妹子。並非想你。也只得含糊應着。一共也沒有個分曉。也是合當有事。(未完)

算命者言

(客塵)

(玩城隍廟的老客人)先生。請你替我算算命。還能發發財麼。棺材本怎麼樣。

(瞎子)好。你且說來。今年幾歲。幾月幾日生的。

(客人)我今年六十二歲。十二月初五日生的。

(瞎子)哼。你這個命。一錢不值。不必算了。

(客人)爲什麼一錢不值。

(瞎子)一錢不值。就是發不了財。還要我說出所以然來麼。還要怪你自已命不好。遲生一天。倘然早生一天。便可做二千三百萬元的大財主。睡在棺材裏。還可以値得十萬元。

(客人)先生。我不懂。請你說明白些罷。

(瞎子)你不懂麼。那富有二千三百萬元。貴爲代理大總統的馮公。就和你同年。他是十二月初四日生的。比起你十二月初五日生的。剛好早了一天。你看他那樣富貴。到死了。政府還給他十萬元的葬費。這是他的命好。你可惜遲了一天。便比不得他。倘然不遲生一天。便和他的命一色一樣。豈不是也値得二千三百萬元麼。

(客人)二千三百萬元。不必說了。就是十萬元我也不敢奢望。我只望能彀少値一點也罷了。

(瞎子)這樣說。又怪你早生了一天。倘然遲生一天。便也可以値得五十元。

(客人)先生。我仍舊不懂。請你再說明白些罷。

(瞎子)你就算不看報。難道亦沒聽見人家說。那推小車的王老二麼。王老二也和你同年。他是十二月初六日生的。你却是十二月初五日生的。剛好遲了一天。你看他雖然被汽車撞死了。却得了五十元的撫郵費。這也是他的命該如此。倘然你不早生一天。便和他的命一色一樣。豈不是也値得五十元麼。

(客人)胡說。我那裏敢比大總統。也不至像推小車的王老二被汽車撞死。你休得胡說。

(瞎子)你比不得他們。所以一錢不値。我替你算完了。命金大洋一元。快點拿出來罷。

(客人)我的命好苦。不但一錢不値。還要倒貼一元。咳。

求疵錄

□林紹琴死了又死 (碭民稿)

小時報極有價値。是社會一般所公認的。可惜投稿的人裏面。有幾個太糟了。票友林紹琴七爺。因戒烟得痰喘疾。於陰歷今年五月十八日逝世一事。馬二先生。送喪回來。記曾把他一生略史。及得病原因。記在第三十六號本報。這句話。算到今天。剛好七個月了。不意陰歷本月廿六日的小時報上。忽有位署名一個嘻的字朋友。投了一段本埠小新聞的稿。叫做『林紹琴逝世』。先把馬二先生所敍的七爺略史病源。擇要抄了。又加幾句。說是因爲『天時嚴寒。愈加不支。竟於陰歷十八。溘然長逝』。豈不是林七爺死了半年。同那耶穌基督一樣。復活起來。重新又因天寒逝世了麼。然而死了兩次。都在陰歷十八這一天。亦可謂巧極了。這位『嘻』先生。又打聽得歐陽予倩。是七爺的高足。就又勸上幾句。說『予倩聞此噩耗。哀痛尤深。日內尙擬返申。撫棺一哭』。云云。外面看去。居然狠像確有其事。却不曉得他們師生早已反目。七爺死後。予倩並沒有出過一點眼淚。

福州南台婦女裝束

□福州花例

(南游)

福州妓女。萃聚於南台。距省城二十里。有汽車馬車人力車可通。

妓女之分有五。本幫之上等者。曰(白臉)。蘇幫之上等者。曰(淸唱)。船幫。曰(黑臉)。私娼。曰(小白臉)。最下等沿街拉客者。曰(馬路邊)。

(出堂差)頭二三等同値。代價三元四角。

擺相好曰(開床舖)。白臉定例一百元。另開銷賞錢廿元。

(打牌)自八元至數十元不等。

擺酒曰(吃菜)。有六碗八碗之分。六碗價約廿元。另有(吃稀飯)。則小菜數碟。酒二壺。價數元。

(茶園)每次二元。淸唱謂之(開小牌)。價同。小白臉一元。

淸唱並非不賣身。惟無定價而已。小白臉則極靡。五六番卽可一傾溫柔鄉風味。

黑臉所居之船。船頂必有盆花爲記。

南通竹枝詞

文選樓 (寒雲)

長堤楊柳倚江斜。寥落寒村水一涯。王道平平三十里。星流電駛競飛車。

芙蓉江上泣寒波。幽寂誰聞子夜歌。二十四番花信遠。天香雪海定如何。

芙蓉草在南通演劇。易名趙桐珊。藝進而色退。鬱鬱居此。不勝嗟嘆。伊弓予書聯。因擬句贈之曰。『桐栢秋吟。芙蓉夏醉。珊瑚冬艶。草木春芳』。

梅瘦歐腴一代豪。濠南高閣駐雲翺。燕公別有滄桑感。漫把清歌作屈騷。

張嗇公於更俗劇場。中闢一閣。曰梅歐。蓋因蘭芳予倩而築也。

五園花樹映婆娑。十頃明湖接碧河。名漢夜來爲管領。春光有主莫蹉跎。

南通有東南西北中五公園。皆屬一薛姓管理。

小家碧玉倚門斜。消息頻頻趣暮鴉。春色十分樓一角。不須人面怨桃花。

東南營外馬如龍。一片笙歌趁晚風。廿四橋邊來婀娜。三家春色酒鐙紅。

南通妓寮在城內東南營。共三家。有百餘人。十九皆二分明月間人。

雞冠劍佩一時雄。爭與名花作主翁。鶯燕香巢隣虎帳。纏頭十萬擲城東。

某武職公署近接妓寮。鶯鶯燕燕。爭結虎將爲護符。

誰家少女笑提籃。裙布釵荊別樣憨。春色撩人行不得。一彈指地見優曇。

鄉間女子躞蹀於城市。登徒子遇之。給銀二三角。卽可春風一度矣。